

錢永昌，政委王維舟，晉謁總統，使總統可以非人民名義，向毛共表示謝意，不料竟發生極不愉快事件。錢永昌等不滿總統府的安排（同時有中國駐非劉鐸大使，率領運輸救濟品之海泰輪船長大副首見總統），憤然不辭步出總統府，政委王維舟還大言不慚的說：「總統如要見我們，請他到船上來好了。」毛共破費了三百萬美金，原意是要買好非人，結果弄巧反拙，使人有極惡劣印象。區區船長政委，如此橫蠻恣恣；如果真的來了外交使節，那還了得。

一九七二年九月非總統以對付毛派非共日益猖獗的顛覆活動為理由，宣布全國實施戒嚴法，大舉搜捕毛派份子。總統既公開毛共支持非國左傾顛覆份子，看來在戒嚴期間——預定一九七二至七九年，馬尼拉與北平締交一事是無從談起的。

六 羅馬尼亞、南斯拉夫首先建交

在一九七一與七二年間，馬可仕曾經數次召集國家安全會議，鄭重討論與共產國家締交問題，最後接受國防部的意見，先與羅、南二國建交。這兩個共產國家，南斯拉夫一向標榜獨立政策，不受莫斯科或北平的控制。羅馬尼亞近年來亦傾向獨立，不完全受制於莫斯科。如果要試與共產國家建交，這兩個國家較無危險性。非國防部還表示，由廣泛調查所得，羅、南二國駐外使館，特務人員很少，未發生牽涉當地顛覆問題，其他共產國家則不然。

馬尼拉為慎重計，和羅、南兩國，還只是有限度的建交，即雙方互不派常任大使駐節，只由派駐其他國家大使兼任。這樣大使館人員，可以限制到最少限度，而不怕有特務人員，夾雜活動。

由上述，菲律賓對於與共產國家建交一事，態度非常審慎。至於通商事項，政府為打開國際市場，已決定放寬限制。至於菲律賓經由香港與毛共的間接商務關係，則早已存在。

法國國會議員選舉研析

王建勛

壹 選舉結果

法國國民議會(L'Assemblée Nationale)議員選舉制度複雜。根據一九六二年所制定的國會議員選舉法，係採嚴格的單選舉區及多數代表制的辦法。投票程序分為兩次，首次必須有過半數選票始能當選，其不足百分之十者，即喪失競選資格。一週後的第二次選舉，則只要獲得比較多數即可當選。

此次法國國民議會議員選舉，係經過三月四日及十一日兩次投票。其結果執政的戴高樂派「進步共和聯盟」(Union des Républicains de Progrès - U.R.P.) (註一)擊敗了「左翼聯盟」(Union de la Gauche)的強力挑

戰，而保證今後五年在國民議會中的多數黨地位。據法國內政部所發佈的各黨派在二千五百萬選票中所佔比率及席位：「戴高樂派」的「進步共和聯盟」的三個組織包括「民主共和同盟」(Union des Démocrates pour la République - U.D.R.)、「獨立共和黨」(Parti des Républicains Indépendants - P.R.I.)及「民主進步中心」(Centre Démocratés et Progrés)的獲票率是46%，在四百九十個議席中贏得二百七十四席。共黨及社會黨的「左翼聯盟」(Union de la Gauche)共獲選票26.8%，取得一百八十一個席位。中間改革派(Mouvement Réformateurs)獲票率為6.3%，佔有三十一個席位。

法國國民議會議員選舉各政黨所佔席位比較表 1967—1973

政 黨	1967年 席 位	1968年註一 席 位	政 黨	1973年 席 位	比 較
共產黨 (P.C.F.)	73	34	共產黨 (P.C.F.)	73	+39
社會主義統一黨 (P.S.U.)	4	—	社會主義統一黨與極左派 (P.S.U.—extr Gauche)	3	+2
社會主義左派同盟 (F.G.D.S.)	91	57	社會黨與民主社會主義聯盟 (U.G.S.D.—P.S.)	89	+48
社會主義—急進黨聯盟 (F.G.D.S.—R.A.D.)	25	33	急進黨左派與民主社會主義黨聯盟(註二)	11	+3
民主運動 (P.D.M.)	41	—	改革派 (Réformateurs)	31	+16
戴派民主共和聯盟 (U.D.R.)	200	293	戴派民主共和聯盟	184	-89
獨立共和 (Sép Ind)	42	61	獨立共和	54	-7
其他小黨	11	9	民主進步中心 (C.D.P.) (註三)	23	-3
			其他小黨	19註四	-5
總 計	487	487	總 計	487 (註五)	

附(註一)1967年為定期選舉，1968年為臨時解散國會而舉行的新選舉。
 (註二)「左翼聯盟」之席位計算包括共黨及其他各左翼社會主義黨，其他小黨中有五位社會黨份子亦計算其中。
 (註三)戴高樂派包括「民主共和聯盟」、「獨立共和」及「民主進步中心」，其他小黨中有十三位屬戴高樂派，故一併計算。
 (註四)在其他小黨所獲席位中，有屬於戴高樂派十三人，前民主運動 (F.D.M.) 一人，五位屬社會黨。
 (註五)在總席位四百九十席中，尚有三席因選區遲誤，詳情不明。資料來源：13/3 1973, Le Monde.

在一九六八年的國會議員選舉中，戴高樂派的「民主共和聯盟」各派包括民主運動及獨立共和曾獲得三百八十七席壓倒性的勝利，此次雖比控制議會所需要的二百四十六席超出二十九席，但較前却失去了九十一席。「左翼聯盟」在議會中雖不足多數，但較前左翼政黨所佔有的九十一席，幾乎增加了一倍。一般而言，戴高樂派在此次國會議員選舉中仍不臻理想，但戴高樂派在面臨「左翼聯盟」嚴重威脅，經過驚濤駭浪終於獲得勝利，已不容易。

貳 「左翼聯盟」的失敗

法國第四共和時期，「共產黨」與「社會黨」均曾入閣，並且「社會黨」曾負責組閣，但它們對歷屆中間路線的政府都無法左右。至戴高樂第五共和時期，「共產黨」與「社會黨」均感受到「戴高樂主義」(Gaulism)的壓力，難以突起。一九六八年五月學潮，法國人民唾棄共黨的暴力，使其在國會議員選舉中只獲得極少的席位。

戴高樂去世以後，龐畢度雖憑其堅定穩健的作風發展經濟，但面臨工人不斷罷工的損失，以及通貨膨脹所造成的物價與工資問題，亦顯然失去了活力。「共產黨」一直認為法國是一個由壟斷「資產階級」統治的「資本主義」，當法國人民關切的日常生活所引起的某種改革心理，即成為「共產黨」所要利用的機會。

法國「共產黨」與「社會黨」，長久以來都未能攜手合作，原因是兩者在理論與主張上有很大差異。但是當它們都要改變「戴高樂派」的長期執政，企圖推翻「戴高樂主義」的共同目標上，相互結合已是不可避免。因此，在一九七一年間，「共產黨」即表示要放棄從一九六二年以來拒絕與「社會黨」結盟的成見。而後經常倡導「左翼聯盟」的米地蘭 (François Mitterrand) 出任「社會黨」主席，雙方即展開了談判。

一九七二年六月廿七日，雙方終於在重大歧見上獲致協議：「社會黨」接受「共產黨」所謂的「民族主義」經濟，「共產黨」同意「社會黨」要使各項改革必須依循民主程序。它們以「社會主義民主左派聯盟」(Union de la Gauche Socialistes et Démocrate) 為標榜，以「共同計劃」(Programme commun) 為參加國會議員選舉及未來一九七六年總統大選的共同主張。

「共同計劃」內容涉及的範圍頗廣，諸如削減總統職權、改變選舉方式、保障個人自由、實行地方改革、政府與執政黨間訂立合約 (Système du Contrat de législature)、推行國有化政策，以及停止核武器發展，撤銷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等等。從表面上看，「共同計劃」的主張，不但是順從民主原則，並且亦在適應從一九五八年以來多數法國人民要求改革的意願。但

實際上「共產黨」却巧妙的利用法國人民對共產黨與社會黨聯盟的錯覺，以其「共同計劃」隱約不清的姿態，來掩蓋其要從「社會結構」的改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目的。（註二）

以近年法國「共產黨」的路線而言，一九六八年蘇俄出兵捷克，亦曾引起法國共黨內部的鬥爭，但法國共黨仍一直走着蘇俄的路線。而今亦許法國共黨惟恐引起法國人民的恐懼，不過份強調與俄共的關係，但是當蘇俄仍要繼續對其附庸國的控制，如使法國共黨自由選擇自己的政治制度，則國際共黨將不再有共同的理論基礎。當可想見，國際共黨之崩離析亦將會影響蘇俄之附庸。去年十二月法國共黨大會，俄共代表蘇夫斯羅夫（ Mikhail Sovslov ）曾聲明稱：法共與俄共在所有基本觀點上是一致的。並謂：法共與俄共的友好基礎是建立在「馬克斯與列寧主義」之上（註三）。由此更可證明法共第一書記馬爾歇（ Georges Marchais ）在「共同計劃」中，同意使用「民族主義」及標榜「民主社會主義」是不够真實的。

所以法國的輿論，對於「左翼聯盟」的「共同計劃」，仍是從三方面來批判的。其一是「共產黨」所要掩飾的「馬克斯—列寧主義」的內容；其二是法共與俄共的關係；其三是「共產黨」所慣用的策略。從這個邏輯上它們認為法國「共產黨」是要使用「共同計劃」所可能影響羣衆的策略上，爲了適應「反對共產主義」與假想中的「民主社會主義」之間，求取一個共同的名稱，給予法國人民有一種如同英國、西德以及瑞典所存在的「溫和社會主義」的印象。基於它們指出「左翼聯盟」的「共同計劃」已隱藏了「共產主義」方式，尤其是國有化的主張。因此，「社會黨」與「共產黨」聯盟，不但「社會黨」主席米地蘭遭到法國各方的譴責，所有歐洲國家的「社會主義黨」亦均保持緘默，更不對米地蘭加以讚揚。

以法國「社會黨」而言，一九六八年的國會議員選舉，「社會黨」與「共產黨」均處於不利地位。而今兩黨聯盟彼此均可獲得不少便利：「社會黨」中不少候選人需要「共產黨」的選票，同樣的「共產黨」要通過此次與「社會黨」聯盟的基礎，以爭取一九七六年的總統大選。但是「社會黨」主席米地蘭亦明瞭在競選中難與「共產黨」競爭；因爲「社會黨」不但不及「共產黨」玩弄羣衆的手法，並且「共產黨」還擁有最能喧嘩的一支「工會」力量。一九六八年國會議員選舉中，「社會黨」未能取得一席即可證明。因此

，在一九七二年十月間，米地蘭即曾作過這樣的聲明，他說：社會黨與共產黨達成一個「共同計劃」是容易的，但是要使共產黨採取共同的行動却是很難的。（註四）。並且在所有的競選言論上，他閉口不談「共產主義」。

米地蘭對「共產黨」的顧慮，顯然是他要使「社會黨」候選人比共產黨候選人更能受到選民的尊重。果然，在第一回合選舉中，一度毫無生氣的「社會黨」即獲得39.9%的選票（共產黨獲21.2%選票），而在第二回合中，「社會黨」即超出了「共產黨」的19.9%，而獲得22.6%的選票。

「左翼聯盟」的矛盾與紛歧，已使「共產黨」處於不利的地位。加以龐畢度總統以維護第五共和不被毀滅而不斷向選民呼籲，亦給予「共產黨」以嚴重打擊。當真的，龐畢度要選民在「共黨」與「自由」間作一選擇，終於克服了共黨以「左翼聯盟」的挑戰，化險爲夷。

叁 「中間改革派」的影響

法國「共產黨」與「社會黨」，三十七年以來首次訂了一個共同目標而結成聯合陣線，其來勢相當兇猛。所以在第一回合選舉中，雖然「進步共和聯盟」候選人有五十八位當選，但在選票的比率上，「進步共和聯盟」只有38%，「左翼聯盟」則獲46%，落後的多。

法國選舉制度雖然複雜，但初選與複選之間，選民大有伸縮的餘地。一般而言，法國選舉的最大特徵，乃是第一回合選舉以後，各黨派的幕後交易有很大關係。在這種情形下，戴高樂派與「左翼聯盟」的對抗，「中間改革派」就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中間改革派」是由史萊伯爾（ Servan Schreier ）所領導的「急進黨」（ Radical ），勒卡紐約（ Jean Lecanuet ）所領導的「民主中心」（ Centre Démocrate ），穆勒（ Emile Muller ）所領導的社會黨分裂派「共和中心」（ Centre République ），以及一些戴高樂分裂份子所組成。

一九六九年，前「急進黨」主席凱拉爾（ Felix Gaillard ）首先修改黨章，提出擴大爲「中間改革派」的主張。一九七一年十月，史萊伯爾出任急進黨主席，即向「民主中心」及埃哥佛爾（ Edgar Faure ）影響下的戴高樂派份子拉攏。「民主中心」的領導層雖有意與「急進黨」聯盟，但其中很多

份子不表贊同，最後還是勒卡紐約排除衆議，始於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三日正式組成「改革運動」。

因爲「改革派」的策略是要接連所有各黨派的分裂份子，所以它對「戴高樂派」與「左翼聯盟」同具影響。前「戴高樂派」的蘇斯地爾（Jacques Soustelle）及塔佛特（Paul David）所擁有的「自由與進步運動」（Mouvement Progrès et Liberté）及「歐洲自由黨」（Parti Liberal Européen）的一些份子，即參加「改革派」陣營當中。而「急進黨」與「社會黨」頻頻商談，雖沒有達成聯盟，却曾引起共產黨的猜忌。由於「中間改革派」要左右逢源，所以它的政綱有些模糊不清。「改革派」是以中間路線自居，然而史萊伯爾又不是中間派份子。所以「改革派」的兩大支柱——「民主中心」與「急進黨」間亦是貌合神離。亦因此，史萊伯爾一直企圖先把中間派及各黨分裂派份子團結在「急進黨」陣營，然後再與「社會黨」結合一起，使「急進黨」成爲一支新的力量，就如同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八年間的「社會主義左派民主同盟」（F.G.D.S.）的典型。

顯然的，「民主中心」與左派路線不同。勒卡紐約惟恐陷入「急進黨」的陷阱。因爲勒卡紐約要保着他在「一九六五年競選總統時所擁有的中間羣衆，必須要加强「中間派」立場。在「民主中心」與「急進黨」紛歧中，一些「急進黨」的候選人因爲需要左派的選票，而又單獨組織「急進黨左派聯盟」（Union de la Gauche Socialiste et Démocrate），使「改革派」在左右之間尋求平衡更爲困難。

迨至第一回合選舉以後，「改革派」很多候選人因未得法定百分之十選票而告落選。而「戴高樂派」與「左翼聯盟」的對抗更爲緊張，「改革派」已是「戴高樂派」必要爭取的對象。（註五）

三月五日，法國內閣總理麥斯邁即開始與「民主中心」的勒卡紐約密談，最後雙方協議在第二回合選舉中攜手合作以對抗「左翼聯盟」。三月七日勒卡紐約呼籲「改革派」候選人撤出三角鬥爭左翼候選人可能獲勝的選區。

八日，龐畢度總統即在記者招待會中表示已考慮到未來容納中間派參加政府。顯示這是出於雙方的默契。勒卡紐約的突然轉向，當然會引起「急進黨」的不滿，史萊伯爾一方呼籲選民堅持支持改革派，一方指責勒卡紐約不遵守諾言，兩黨關係隨即宣告破裂。一場艱苦的選戰，戴高樂派還是依靠中間派

的合作而扭轉了危機。

肆 各黨派競選中之主張

法國國會議員選舉，最容易表現法國未來政治的趨向。「戴高樂派」已執政十五年，「戴高樂主義」在應付阿爾及利亞內戰所引起的危機，以及一九六八年五月學潮所引起的社會混亂，亦有它的貢獻。近四年來，在經濟發展上，使生產總值增加了22%，已接近其「第六個五年計劃」每年生產率增加6%的目標。然而法國人民「個人主義」濃厚，往往不容易滿足於現實，以致政府穩健的作風反而變成保守，各方要求改革之風甚熾。所以在國會議員選舉前夕，無論就內政與外交都成爲各政黨熱烈討論的主題。在各政黨所提各項主張中，以戴高樂派「進步共和聯盟」、「中間改革派」，以及「左翼聯盟」最爲重要。茲分述於后：

一、憲政改革問題

憲政改革爲戴高樂派內部爭論最多的問題。以前戴高樂派的「民主共和聯盟」在選舉前，爲了加強內部團結，乃以「進步共和聯盟」大旗幟下，協調三派同意擁護一九五八年戴高樂所建立的第五共和憲法。於是它們的口號就是「支持第五共和即是支持第五共和總統」。但是在競選時，三派候選人的個人競選活動中，多已違背了協議而提出不同的主張。「獨立共和」與「民主進步」的候選人大多數均主張恢復國會的職權，以國會立法來改變總統對內閣所具有的決定權力。「民主共和聯盟」的候選人中亦不少主張修改憲法，且多數均符合現任社會部長佛爾（Edgar Faure）主張總統任期七年應改爲五年。另外「戴高樂派」中對現行總統集權制的第五共和憲法主張作重大修改的，還有沙倫頓（Chalandon）、桑蓋尼地（Sanguinetti）、歐爾納努（Orneno）、以及現任財政部長、「獨立共和」的領袖地斯登（Giscard d'Estaing）等人。

「中間改革派」的候選人雖然沒有強調修改第五共和憲法，但是他們却主張加強憲法委員會（Conseil Constitutionnel）的職權，使其對總統與國會間、人民與政府間，以及對憲法的解釋，都能發揮仲裁的效力，以改革目前

政府的結構與政治制度。而他們所提出的國會立法不應對行政權的干預，國會議員選舉應模仿西德的制度，並規定十八歲以上均有投票權等，亦都牽涉到憲法修改的問題。本年一月十三日，「改革派」的「急進黨」主席史萊伯爾即曾公開聲明，表示如果執政黨不改變總統集權制，他們即將以「反對派」來主張第五共和憲法作重大修改。「民主中心」的勒卡紐約亦同樣呼籲執政黨應基於人民的意願、國家的利益，對現行的政治制度進行改革。

「左翼聯盟」對於修改第五共和憲法的主張最為積極。「共產黨」第一書記馬爾歇曾聲言，如果在選舉中獲勝，「左翼聯盟」將負責組閣，而其第一任務即是修改第五共和憲法。在「共同計劃」中，已明確的提出削減總統的職權、縮短總統的任期、廢止人民公決、國會議員選舉應採比例代表制、憲法之修改應由國會投票，不應受到憲法第八十九條之規定交由人民公決。另外還主張政府與執政黨間約法，以限制政府權力擴大。從這些主張上看，顯然「左翼聯盟」企圖推翻第五共和。

二、經濟與社會問題

「戴高樂派」的「進步共和聯盟」三派候選人一致反對「左翼聯盟」國有化的主張。他們強調在既定的「第六個五年計劃」的目標上從事現代化的經濟與工業發展。他們亦提出「勞工參加」的口號，以及中小城市發展的計劃。多數亦主張提高利率，鼓勵投資，以加速工業化發展。

「中間改革派」不贊成國有化運動，但是却主張社會結構應作徹底改革。對於資金的籌措主張集中化，由原有的「社經理事會」(Conseil Economique et Social)負責。地方改革應保證中央與地方的團結，由社會專家及地方團體共同研擬具體計劃。

「左翼聯盟」主張勞工應參加生產機構，所有大企業以及航空、海運均應實行國有化。

三、對外政策

1. 防衛與裁軍問題：「戴高樂派」的「進步共和聯盟」三派候選人一致主張法國的軍備是有助於北大西洋公約國家的合作與安全。他們認為當前核子時代，已不再決定於一般軍備的數量，而是取決於足夠的核子阻退力量。

他們指出雖然核武器不是建立在報復上面，但它可以對保衛法國的安全和促成談判同具貢獻。他們主張法國不參加「裁軍會議」的理由，乃是要避免超級強國對核武器的可能壟斷。所以認為必須要使法國核武器發展到相當的程度，才能參加核武器的談判。另外他們亦認為核武器的發展可以保障充份就業，增加生產機構的收益。不過他們亦承認本年一月廿日龐畢度訪問蘇俄，可能已就「歐洲裁減軍備」的談判達成初步協議。

「中間改革派」則多主張法國的保衛不應再依靠「報復政策」。他們認為西歐國家均面臨同樣威脅，因而從歐洲共同體言，西歐國家應建立自己的共同防衛組織，在共同分担防衛責任下來達成法國安全的目的。因此，法國防經費應削減百分之廿五。

「左翼聯盟」多堅持他們原有的主張，在強調「裁減軍備」原則下，法國應該參加核子禁試條約、日內瓦裁軍會議，以及支持世界裁減軍備的談判，並大量削減國防預算。因此，他們提出法國停止核子武器試驗，並停止製造攻擊性的武器，以轉向核子和平用處的發展來維持工人的就業。他們並拒絕法國重回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主張與蘇俄締結互不侵犯條約。但是社會黨候選人很多並不主張法國完全裁軍，而認為法國軍事應該民主化並縮短義務兵役的期限。

2. 對歐聯盟：「戴高樂派」在這次競選中仍本固有的主張認為：為了抵抗霸權及維護法國的獨立，必要建立一個強而有力的自由歐洲。在這個目標上，將要在西歐共同市場的經濟及貨幣統一的基礎上逐漸達成政治統一。其日程表及步驟，將隨著高層會議之召開，從現在起至一九八〇年達成「歐洲合衆國」的最終目的。

中間改革派亦認為法國的獨立亦就是歐洲獨立的保障。但是他們認為西歐政治的統合必須要先建立一個有效的體制，由全西歐人民直接投票產生「歐洲議會」的議員，使其能超越國家的界線來推動此一工作。

「左翼聯盟」在對歐主張上則認為法國對於歐洲政策應採雙重目標：其一是法國應參加「全歐建設」；其二是保留法國在共同市場中的自由行動。但是在這方面，共產黨與社會黨的意見並非完全一致，社會黨主席米地蘭同意西歐共同市場的任務擴大，而共產黨第一書記馬爾歇則反對西歐共同市場的存在。所以很多共產黨候選人均抨擊西歐共同市場是現代國際經濟合作的

阻礙，尤其是共同市場擴大以後，此一情形將更為惡化。

3. 對美關係：「戴高樂派」的「進步共和聯盟」各派幾乎一致的認為法國是美國的忠實盟友。而更明顯的是本年二月八日龐畢度所作的聲明，他說：在當前世界情勢中，法國的安全仍繫於美國同盟的關係之上。獨立共和的地斯登亦強調「歐洲是屬於西方的歐洲」。他說：不要忘記美國對於保衛歐洲所曾担任的角色，所以他主張法國應重新回到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中間改革派」的「民主中心」則認為當美、蘇以談判代替對抗之際，北大西洋公約與華沙公約亦應以談判代替對抗。而今在經濟上西歐共同市場與美國的關係愈形尖銳。由於西歐逐漸走向貨幣統一，則未來西歐國家間對美關係的意見亦將隨之紛歧。所以他們主張西歐國家應及時通過美國的優勢，來尋求與蘇俄的談判。

「左翼聯盟」是堅持反對法國重回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並主張北大西洋公約與華沙公約組織同時解散，以建立一個新的歐洲安全體系。它認為今後法國不只是對美國，即所有國際間的政治與軍事集團，均應保持獨立。「社會統一行動黨」(PSU)亦認為北大西洋公約已不再是反對「共產主義」的集團，所以他們指出，如果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繼續存在，則只加深人民反對那是一個代表資本主義的象徵。

伍 政局展望

在法國國會議員選舉前夕，許多民意測驗的結果，都顯示「左翼聯盟」略佔優勢，但選舉結果，戴高樂派終于擊敗了「左翼聯盟」而獲得勝利。「左翼聯盟」揭櫫的政綱，諸如改善人民生活，經濟民主化等，固為一些人民所歡迎，但其國有化、裁減軍備及撤銷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等主張，亦不免使人對「社會結構的劇變」及「國家之安全」感到憂慮。何況共黨還隱藏着推翻第五共和而實行極權統治的意圖，因而在大多數選民深感長懼情形下，最後仍支持「戴高樂派」的政策。「戴高樂派」所以能夠獲得法國選民大多數的支持，全因為龐畢度以穩健的經濟政策推動工業化發展，以不斷加強福利社會政策來改善人民的生活，使那些不滿現實的人們，在龐畢度所呼籲的「兩種社會」或「兩種制度」選擇中，於緊要關頭的時候，仍要繼續保持他們

的「自由」與「安定」的生活，而拒絕走向冒險的道路。這亦充份證明法國人民雖不是一個習於保守的民族，但對於自由與民主的愛好却已成爲歷史傳統。

由於此次國會議員選舉，不僅關係到下屆總統大選以及第五共和的政治命運，並且「戴高樂派」與「左翼聯盟」就法國國防及對外政策之激辯，「左翼聯盟」完全否定戴高樂派的對外路線，其選舉結果，自然亦會牽涉到歐洲、共同市場以及東西之間之關係，由是法國國會議員選舉亦會引起全歐之重視，尤其西歐國家惟恐戴高樂派失敗，則可能引起西歐整體計劃的混亂，而表示相當憂慮。

但是西歐局勢將因「戴高樂派」之獲得優勢而趨穩定。法國國防政策以及建立西歐聯盟的目標亦不致有何改變。雖然法國外長休曼 (Maurice Schumann) 在選舉中失敗，但一般認為「戴高樂派」之勝利，等於說明法國將繼續留在以美國爲首的西方同盟之中。

如以法國的內政而言，戴高樂派之勝利仍不敢過於高興。在選舉過後麥斯邁所表示的「戴高樂派」在此次選舉中所應獲得的警惕，顯示仍有一些隱憂存在。主要的是今後五年期間，左翼政黨必將在國會中製造困擾，而法國人民改革的意願仍可能受到左翼政黨的影響。所以今後龐畢度政府可能進行改組，而容納中間派對當前的社會與政治制度從事某種程度的改革，以開創第五共和的新局面。

註一：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戴高樂派「共和聯盟」(Union Pour

National République-UNR) 重建爲「民主共和聯盟」(Union des Démocrates Pour la ve République-UDR)。此次爲加強三派團結，乃以「進步共和聯盟」大旗幟協調各派候選人參加競選。

註二：1/3 1973, *Le Monde*, "l'erreur historique du parti Socialiste"。

註三：同註二

註四：12/10 1972, *Le Monde*

註五：10/3 1973, *Le Monde*

(一九七三年三月十九日脫稿)